

陳

書

九



列傳第二十四

陳書二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

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  
諮梁武帝在氏疑義二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  
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能

陳書傳二十四

一

沉

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  
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  
以濟為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為中  
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為會稽太守又  
以濟為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  
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  
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羨  
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大建初入為兵尚  
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



散騎常侍表憲俱侍東宮復為司徒長史尋授  
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  
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  
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  
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  
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未  
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

世

陳書傳二十四

二

徐經

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  
惠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  
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澗朱异以下竝集  
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  
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  
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及景作逆  
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  
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為寧

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  
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眞瓊素有令  
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  
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  
宮管記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  
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  
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  
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大建元年重以本官

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  
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  
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  
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  
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  
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  
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  
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  
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

公奉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  
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  
作如故瓊詳練譜謀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  
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  
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  
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  
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  
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

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賻  
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  
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  
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  
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  
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二作柳賦其詞  
甚美瓊時爲東宮管記宮僚竝一時俊偉瓊示  
以此賦咸竒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

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  
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  
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  
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惣并其父瓊  
詩惣命從典爲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惣甚  
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  
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  
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  
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  
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  
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  
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  
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  
見而竒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  
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

侯蟲篆竒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

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宮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揔吳國陸瓊北地傅緯吳興姚察竝以



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  
五禮事餘官竝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  
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  
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  
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  
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  
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  
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  
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

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緯  
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  
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  
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  
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  
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  
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  
託緯啓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

尋召為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  
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  
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法師  
著无諍論以詆之綽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  
略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雷同訶詆恣言罪  
狀歷毀諸師非斥眾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  
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為離敵離敵既構諍鬪大  
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  
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

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  
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  
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  
搏運蹇乘決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  
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  
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斲一  
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  
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摠而用之心  
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嘉

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庵  
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  
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  
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介乃應見  
敵然後動縱橫絡驛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  
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  
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  
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  
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

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  
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  
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  
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  
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  
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  
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宜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旣  
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  
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

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讎敵  
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  
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即習行於  
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  
之心呵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  
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  
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  
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  
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衷其

節彼靜守幽谷寂尔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  
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  
之敷暢地勢不然處三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  
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  
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術別解窺伺間隙邀  
冀長短與相酬對捕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  
唯應命必須拮據同異發擿疵瑕忘身而弘道  
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  
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

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  
止在諍與不與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  
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  
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  
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  
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  
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  
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  
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

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  
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  
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  
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  
爲得弃他之失卽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諍  
荅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  
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  
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  
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

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  
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  
軀冒峻制蹈湯炭甘藟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  
悅無諍之作而回首草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  
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  
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  
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  
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  
根緣所宜介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

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  
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  
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鷯已翔於  
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  
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  
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  
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  
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

諍是物之真矣。荅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未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未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

爲也。善惡不能借，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柱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踈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衿盡情性而

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咎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且考真僞輒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

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緯益踈文慶



等因共譖緯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緯下獄緯素  
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  
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  
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  
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  
綺繡旣馬餘菽粟百姓流離疆尸蔽野貨賂公  
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  
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

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如面  
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官者  
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  
集十卷行於世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農  
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  
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維浮山寺專精習業  
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  
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  
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引引奏華與俱行使

還而高宗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  
排抵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  
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  
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  
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  
昇之朝廷今壘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  
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  
大怒即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  
羣典傳緯聰警特達竝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  
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摩訶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  
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  
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

陳書傳二十五

一

林

力疾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  
摩訶時年十二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于疾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  
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  
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  
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  
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  
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  
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

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  
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  
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  
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  
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  
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箬絳衣樺皮裝  
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

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  
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  
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負外散騎  
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大  
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  
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  
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  
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鑊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鑊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驍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

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火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圍也然老夫受脰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處斬首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惣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違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旣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且達淮南

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  
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  
宗崩始與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  
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  
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  
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  
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  
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  
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  
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摠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覷江左後主委摩  
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禎明三年  
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  
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  
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  
壘漸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

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  
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  
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  
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  
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  
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  
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  
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  
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

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  
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為隋軍所執及  
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  
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  
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  
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  
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二摩訶  
訥於語言恟恟長有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

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  
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  
訶功寔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  
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  
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  
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  
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  
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  
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  
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  
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  
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  
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  
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  
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  
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



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  
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  
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  
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  
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  
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  
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  
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  
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

斬譙並拔之徑龍谷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  
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  
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  
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  
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  
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  
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  
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

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  
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  
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  
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  
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  
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暎等  
衆軍必汭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  
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  
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  
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  
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  
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  
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  
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  
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

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乎敗國寔二人之罪隋軍旣入竝戮之於前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

三十一

陳書傳二十五

九

陳

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主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

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賴魯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

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木城與周人相抗霖兩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荆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餘竝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

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  
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  
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  
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項  
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倣儻有幹略旣壯便弓  
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  
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  
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肅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

三百八

陳書傳二五

十一

仇

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  
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  
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  
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  
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  
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弃艦登岸赴水死  
者以千數時紀心旰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  
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瞑目大呼紀  
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

人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  
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  
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  
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  
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  
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  
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  
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  
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

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  
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  
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  
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  
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竝  
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  
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  
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  
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

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奔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青霜勿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通覽荊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眾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

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眾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為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為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

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敗舟師彊盛莫敢進者  
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旣交廣達憤怒  
大叫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  
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  
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  
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  
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  
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  
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  
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  
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王張元範虜獲不可勝  
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  
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  
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  
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



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  
北兗晉等各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  
達因免官以疾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  
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  
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治江夏周  
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  
之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  
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  
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

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  
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  
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  
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  
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  
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  
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  
郝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  
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

書令江惣撫樞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  
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  
生惣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  
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  
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  
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  
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  
遣使致書以招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  
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

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  
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  
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  
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  
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  
徒歟仕忠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  
自躡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  
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高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

二百廿 小學 陳書傳二十六

一

胡昉

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主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

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  
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  
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  
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  
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  
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褥  
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

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  
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  
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  
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  
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  
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  
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

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  
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  
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  
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  
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  
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  
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即  
於江陵權殯與王良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  
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

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  
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  
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  
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  
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  
老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  
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  
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

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繼員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劉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不佞最小  
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  
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  
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貞外郎兼散  
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  
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  
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

陳書傳二十六

五

林

五言詩從舅尚書昱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  
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  
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  
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  
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  
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  
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  
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  
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

陷沒蒿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高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於王母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

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竒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憂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憐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



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  
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  
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  
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  
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  
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  
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  
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  
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

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甫六  
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  
夜卒勅賻米二百斛布二十四匹後主問察曰謝  
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  
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  
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躋地遂同有感得還侍  
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  
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

畧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  
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  
為獨異耳可謂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  
坎山而理之又吾終慙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  
少未開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蓋卿兄  
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初貞在  
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  
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  
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遂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  
集值兵亂多不存

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果出  
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  
竒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  
司馬高字文昇河內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  
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  
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  
兄也高幼聰警有年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

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母曉喻之逼  
進饋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  
訊梁武帝見嵩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  
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  
為有子矣羅兒即嵩小字也釋褐大學博士累  
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其廬于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  
猛獸嵩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  
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  
失所且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  
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  
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  
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  
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  
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  
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  
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

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  
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柩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  
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癱瘓數年方  
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  
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禮無違者父燠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  
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  
至性及父卒兄弟竝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

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  
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  
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  
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  
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癰年竝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  
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

其所居清苦為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  
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  
地盛哉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陳書傳廿六

十一

列傳第二十七

陳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大百卅三  
小九十九

陳傳二十七

二

李注州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以明天道立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  
焚書坑儒六學自此廢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其聚  
焉自兩漢發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

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  
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摠以五經教授唯國  
學乃經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轡駕臨幸庠  
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  
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  
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  
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

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齋力  
少習父業研精章句袒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  
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特採先儒異同自  
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  
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  
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  
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  
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嶠共保吳興嶽敗  
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

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

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



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壘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眞贄旣夏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眞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

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乃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儻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

卿文阿所撰儀體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誅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  
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誅少方雅好學  
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  
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  
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  
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三十餘天  
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誅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  
林館講制旨義常使誅爲都講侯景之亂誅竄  
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  
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貞  
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  
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  
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  
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

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  
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  
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  
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  
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  
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  
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

蓋禮之王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  
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  
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  
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  
服依時釋縗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  
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克愚謂宜依東  
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縗麻豎靈附祭  
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  
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

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

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眾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石鴆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  
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  
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  
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憤之上無人不屈誣  
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  
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憊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  
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執身無完者戴就  
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

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  
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箸制於事  
為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  
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  
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  
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  
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  
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  
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定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晷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

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王是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  
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  
臬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  
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  
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  
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  
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心父  
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

三十一

陳書傳七七

十一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  
備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  
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  
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文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間以劇談摘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  
皆失次序衮時騁義摘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負外散騎侍郎又  
遷負外散騎常侍劾帝承制出爲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衮俱行後自  
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衮没于  
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敎除中衛始興王府  
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衮於梁  
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  
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  
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  
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  
朝請累遷負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  
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  
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  
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



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案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毋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

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母

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  
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又為尚書  
儀曹郎後為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  
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伯梁俱  
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 尔邑積  
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  
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  
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  
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  
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居以傳授累  
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  
俱為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  
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主  
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  
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  
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

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安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  
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  
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  
論語篤好立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母有新意  
爲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  
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  
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  
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綃

等仍去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  
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  
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  
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  
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  
議往復其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  
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  
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  
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

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  
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  
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母登座  
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  
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  
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  
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  
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  
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  
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  
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  
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  
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

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  
吳郡陸元卽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  
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  
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  
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  
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  
嘗勅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  
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  
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  
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  
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  
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  
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  
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卽位除始興王諮  
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  
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

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  
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  
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  
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  
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  
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摠齊尚書祠  
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

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  
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  
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  
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  
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  
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  
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  
涖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

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其基魯公所以  
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于戚舞而有苗  
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穆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  
剥戎狄外侵姦回內曩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  
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  
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哀成之祠弗  
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  
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

席之歎陛下繼膺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  
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  
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  
使擔簦負笈鏘鏘接在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  
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二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  
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

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烟戒沉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子小生詞無足筭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

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瀨令入爲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治五禮掌策文論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貞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



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主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貞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

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

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  
稱賞之起家湘東主國左常侍轉貞外散騎侍  
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其見優  
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  
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  
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  
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  
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  
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

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  
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  
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  
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  
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  
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  
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  
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  
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

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  
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  
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  
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  
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  
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  
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  
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  
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  
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  
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  
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  
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臣矣



